

## 論韓國漢字音ㄷ /-l/ 韻尾\*

申祐先

延世大學校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2) 235–263  
© The Author(s) 2016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5614531  
lin.sagepub.com



「山、臻」攝入聲韻尾的中古音爲 -t，粵語、客家話等入聲俱全的漢語方言一般將之讀爲 /-t/。然而韓國漢字音的表現較爲特殊，將舌尖入聲韻尾一律讀 /-l/。值得注意的是，韓語音韻系統內有 /-t/，見於許多固有詞彙中。既然如此，漢字的讀音爲何不用 /-t/ 而讀 /-l/ 呢？這是一直以來學者議論紛紛的問題。本文從語音調整的角度探討韓漢音ㄷ /-l/ 韻尾的形成。根據學者研究，早期韓語有 \*t 與 \*r 兩種舌尖韻尾，而當時輔音韻尾的發音習慣和現代韓語不同，伴隨開放口腔中央通道的除阻動作。除阻音與無聲除阻音最爲顯著的差別是產生氣流與否：除阻音放開口腔封閉後，將會產生較明顯的氣流；無聲除阻音因無除阻階段，則不會產生氣流。本文著眼於這一點，認爲引進漢字音時早期說韓語人士將漢語的 -t 調整爲 \*r，以便呈現其不帶氣流之特色。後來 \*r 又經歷韻尾不除阻化音變，進一步演變爲現代韓語的ㄷ /-l/。

關鍵詞：韓國漢字音，舌尖入聲韻尾，/-l/ 韻尾，語音調整

## 1. 前言

韓國漢字音（下文簡稱「韓漢音」）是指韓語裡漢語借字、借詞之讀音。韓漢音是韓中兩國長久以來密切交流的產物，韓語雖然不是漢語的一支，兩者之間並無發生學上的關係，但在長久的文化交流中，韓語以漢字爲媒介，從漢語借入許多詞彙。長久以來韓國將漢文作爲官方書寫系統，如此的語言環境促使韓語形成其獨特的漢字音系統。

韻尾ㄷ /-l/ 是韓漢音最顯著的特點之一，中古音爲 -t 的「山、臻」攝入聲字的韻尾（本文將之稱爲「舌尖入聲韻尾」）在粵語、客語等入聲韻尾俱全的漢語方言中一般讀舌尖塞音 /-t/，<sup>1</sup> 韓漢音則一律讀ㄷ /-l/。<sup>2</sup>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韓語音韻系統內有 /-t/，見於許多固有詞彙中。音系內有舌尖塞音韻尾的韓語，爲何獨在漢字的讀音上用ㄷ /-l/ 而不用ㄷ /-t/ 呢？這是一個長久以來令學者困惑的問題，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 撰寫本文期間，承蒙楊秀芳老師賜惠許多寶貴意見，也承蒙權榮俊、陳彥君同學的協助；投稿本刊後，另承兩位匿名審稿人惠賜十分重要的修改建議，謹此一併致謝。

<sup>1</sup> 單就漢語的音韻系統而言，「輔音韻尾除阻與否」([±released]) 並不是一個「辨音徵性」(distinctive feature)，記錄此徵性是多餘的。因此爲中古漢語擬音時，一般不會特別去記錄塞音韻尾的除阻與否，直接將它們擬爲 -p、-t、-k，但其實際音值很可能是[-p̚]、[-t̚]、[-k̚]（請參考本文 4.3 節的討論）。

<sup>2</sup> 本文所述的「韓漢音」是指其文讀音部分，音字脫節的白話音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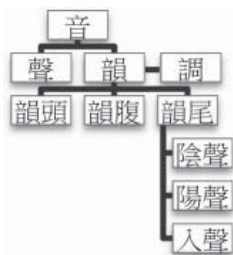
韓漢音舌尖入聲韻尾之特殊表現似乎有相當久遠的歷史。朴炳采 (1971:235–236) 與李基文 (1998:88) 指出，根據文獻中的地名及鄉歌資料，此特徵可追溯到新羅時期。<sup>3</sup> 申叔舟亦在《東國正韻》(1448) 序文中提到：「『質』、『勿』諸韻宜以『端』母爲終聲，而俗用『來』母，其聲徐緩，不宜入聲，此四聲之變也」。「終聲」指的是音節中的輔音韻尾，<sup>4</sup> 他指出的是本應該收 -t（「端」母）的舌尖入聲韻尾字（「質」、「勿」等韻）在韓漢音中收 ㄹ /-l/（「來」母）韻尾的現象，並認爲這是不對的，因爲 ㄹ /-l/ 是可以持續的音，無法顯示入聲短而急促的特色。

韓漢音 ㄹ /-l/ 韻尾的形成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學者對此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試著利用漢語史知識尋求答案，認爲漢語的舌尖入聲韻尾在唐五代先弱化爲 -r，而這弱化的 -r 韻尾再進入韓語（本文將之稱爲「唐五代西北方音弱化韻尾說」）；有的試著從韓語的演變探索原因，認爲漢語的 -t 進入韓語後，在韓語裡進一步演變爲 ㄹ /-l/（本文將之稱爲「韓語內部演變說」）。<sup>5</sup> 然而這兩種說法皆有一些不能圓滿之處：第一種說法不符合韓漢音整個音韻特色與格局，第二種說法則與韓語內部音韻表現相衝突。

本文試著從另一個角度探討韓漢音 ㄹ /-l/ 韻尾問題，認爲早期韓語的發音習慣對韓漢音 ㄹ /-l/ 韻尾的形成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學者研究，早期韓語有 ㄷ \*-t 與 ㄹ \*-\*r 兩種舌尖韻

<sup>3</sup> 關於這一方面的討論請參考本文 2.2 節。

<sup>4</sup> 切韻系韻書的音節分析法爲將一個音節二分爲「聲母」（簡稱「聲」）及「韻母」（簡稱「韻」），「聲」指音節首的輔音，其餘部分則叫做「韻」。「韻」可再細分爲「韻頭」、「韻腹」、「韻尾」三部分，其中「韻尾」有「陰聲韻尾」、「陽聲韻尾」、「入聲韻尾」三種，「陰聲韻尾」（-i、-u）是元音性的，「陽聲韻尾」（-m、-n、-ŋ）和「入聲韻尾」（-p、-t、-k）則是輔音性的。此外「韻」的概念含有「聲調」（簡稱「調」）的區別（竺家寧 1992:3）。以圖表示漢語音韻學上的音節結構如下（林龍基 2008:124）：



然而朝鮮時代的韓國學者分析韓語的音節結構時採取的方式則不同，他們將韓語的音節三分爲「初聲」、「中聲」、「終聲」。「初聲」是指音節首的輔音成分，相當於漢語的「聲母」；「中聲」是指音節中的元音成分；「終聲」指的是輔音性韻尾。此外他們認爲「聲調」是負載於整個音節上頭。以圖表示韓語音韻學上的音節結構如下（林龍基 2008:124）：



<sup>5</sup> 此二大類說法外，王力 (1980)、楊耐思 (1997)、金榮晃 (1997) 等學者提出引進漢字音當時韓語音系因無 /-t/ 韻尾，以 /-l/ 來代替漢語的 /-t/ 的可能，但他們皆僅以一兩句話帶過，未作進一步的探討。Martin (1997)、朱星一 (2001) 等人已利用古韓語詞彙的深層形式來反駁早期韓語無 /-t/ 的說法。

尾，<sup>6</sup>而當時輔音韻尾的發音習慣和現代韓語不同，具有除阻 (released) 階段，伴隨開放口腔中央通道的動作。本文著眼於這一點，認為韓漢兩種語言發音習慣的細微差別（韻尾除阻與否）使當時說韓語人士對於漢語 -t 韻尾有獨特的認知，將 -t 調整為 ㄷ \*r，後來 ㄷ \*r 又經歷韻尾不除阻化演變，進一步變成現代韓語的 ㄷ /-l/ 韻尾。

## 2. 唐五代西北方音弱化韻尾說

### 2.1 前人研究

對於韓漢音 ㄷ /-l/ 韻尾的形成，有些學者試著利用漢語史知識尋找來源，認為韓漢音 ㄷ /-l/ 韻尾可能反映漢語史上某一階段的語音。這類說法主張舌尖入聲韻尾在漢語裡先弱化為 -r，然後再進入韓語。此說法主要立基於羅常培 (1933) 的擬音。羅常培曾利用漢藏對音材料來分析唐五代西北地區的方音，並將入聲韻尾擬為 -b、-r、-g。根據此擬音，羅常培 (1933)、有坂秀世 (1936)、李基文 (1998)、李海雨 (Lee 1994)、Martin (1997) 等人進一步推論韓漢音 ㄷ /-l/ 韻尾是接受唐五代西北方音弱化入聲韻尾 -r 的結果。

若將韓漢音舌尖入聲韻尾的特殊表現看作是漢語本身的特色，韓漢音的 ㄷ /-l/ 尾不再和韓語音系內的 /-t/ 尾有瓜葛，這是此說法最大的好處。然而仔細考察韓漢音的整個音韻格局與特徵，不難發現此說法尚有不少問題待解決，本文將在下一節仔細探討之。

### 2.2 唐五代西北方音弱化韻尾說的問題

如上所述，許多學者認為韓漢音的 ㄷ /-l/ 韻尾來自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弱化入聲韻尾。然而，此說法必須能回答以下問題：韓漢音的音韻格局與特徵是否與之相符合；有沒有其他漢語方言或域外漢音繼承 -r 韻尾；唐五代時期以前進來的漢字音情況如何，是否繼承弱化前的 /-t/ 音等。本文將針對這些問題一一作探討分析。

首先，我們來看入聲韻尾在韓漢音中的表現。現代韓漢音的輔音韻尾，僅出現於陽聲韻及入聲韻字的讀音中。現代韓語有七種輔音韻尾 ㅁ /-m/、ㄴ /-n/、ㅇ /-ŋ/、ㄷ /-l/、ㅂ /-p/、ㅌ /-t/、ㄱ /-k/，<sup>7</sup>其中 ㄷ /-l/ 韻尾卻不出現於漢字的讀音。韓漢音的輔音韻尾分布大致如下：

<sup>6</sup> 本文依據李基文 (1998) 將早期韓語 ㄷ 標為 \*r。

<sup>7</sup> 現代韓語的輔音韻尾皆以不除阻的方式實現，嚴格來說其輔音在韻尾的實際音值為：[-m] (ㅁ)、[-n] (ㄴ)、[-ŋ] (ㅇ)、[-l] (ㄷ)、[-p] (ㅂ)、[-t] (ㅌ)、[-k] (ㄱ)（請參考本文 4.2 節之探討）。為了敘述方便，本文在本節的討論中利用音位標記法來記音，不特別記錄其除阻與否。

〈表 1〉韓漢音的輔音韻尾<sup>8</sup>

	陽聲韻韻尾			入聲韻韻尾		
	中古擬音	韓漢音	韓漢音例子	中古擬音	韓漢音	韓漢音例子
咸攝	-m	-m	南 /nam/、感 /kam/	-p	-p	納 /nap/、合 /hap/
深攝	-m	-m	心 /sim/、金 /kum/	-p	-p	集 /sip/、十 /sip/
山攝	-n	-n	丹 /tan/、餐 /ʰan/	-t	-l	達 /tal/、薩 /sal/
臻攝	-n	-n	賓 /pin/、津 /sin/	-t	-l	七 /ʰil/、室 /sil/
宕攝	-ŋ	-ŋ	當 /taŋ/、崗 /kaŋ/	-k	-k	博 /pak/、作 /ʰak/
江攝	-ŋ	-ŋ	邦 /paŋ/、江 /kaŋ/	-k	-k	朴 /pak/、角 /kak/
梗攝	-ŋ	-ŋ	烹 /pʰeŋ/、生 /seŋ/	-k	-k	白 /pɛk/、澤 /tʰɛk/
曾攝	-ŋ	-ŋ	登 /tuŋ/、能 /nuŋ/	-k	-k	得 /tuɤk/、克 /kuɤk/
通攝	-ŋ	-ŋ	東 /toŋ/、公 /koŋ/	-k	-k	木 /mok/、族 /ʰok/

從上表可以瞭解，韓漢音「山、臻」攝的舌尖入聲韻尾雖在音值上有特殊表現，但在結構（音類）上符合《切韻》系統，呈現中古輔音韻尾三分（唇音、舌尖音、舌根音）的架構，此亦與粵、客、閩（文讀音系統）等漢語東南方言的表現相似。然而根據羅常培 (1933) 的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輔音韻尾雖然弱化後也大致保留韻尾三分的格局：-m/b、-n/r、-ŋ/g，但實際上此格局不如韓漢音那般穩固，如「宕、梗」兩攝的鼻收音部分開始消失等。研究語音繼承關係時，我們不應該單純地去看它的音值，更重要的是它們的音類系統，需要整套彼此牽制的對應關係。音可以偶然相似，但音韻之間的對應關係不太可能是偶然的，因此確定同源關係時，比起音值，整個音類的架構是更為重要的標準。韓漢音的舌尖入聲韻尾的音值雖然特殊，但他的音韻架構同《切韻》音系相吻合，也與 /-p/、/-t/、/-k/ 尾俱全的漢語方言有著音韻對應關係。從整個音韻架構來看，韓漢音可能反映漢語輔音韻尾尚未弱化前的階段。<sup>9</sup>

不僅如此，舌尖入聲韻尾讀 /-l/ 不是一個普遍被觀察到的現象，目前沒有一個漢語方言或其他域外漢字音如同韓漢音那樣，不但完整保留入聲三分的架構，且將舌尖入聲韻尾一律

<sup>8</sup> 〈表 1〉的例子所記錄的是現代韓漢音的表現，其表現與記錄於 15–16 世紀文獻的早期韓漢音基本相同，唯梗攝的 -eŋ/-ɛk (-ㅅ/-ㅈ) 是中古韓語 -ɔŋ/-ɔik (-ㅗ/-ㅜ) 進一步演變的結果（15–16 世紀韓漢音資料可參考自伊藤智ゆき 2007）。

<sup>9</sup> 韻書的反切系統在韓漢音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這一角度來看，韓漢音的入聲三分的架構可能是受到切韻或禮部韻系統之影響下被調整的結果。本文也同意韓漢音某些字的音讀是以韻書的反切呼出的結果，這種現象亦常見於漢語方言中。然而，現行韓漢音除了有中古音的特徵外，也含有不少宋代以來的近代音成分，如止攝開口齒頭字的元音讀為 a、二等見系字增生 -j- 介音、莊系字讀同一等、部分莊系開口字增生 -w- 介音等。這些音韻表現皆超出切韻系或禮部韻系韻書所呈現的系統。如果早期韓國的知識份子皆利用切韻系或禮部韻系韻書的分韻來全數調整漢字的讀音，這些特徵不大可能不被調整而得以保留。從這一點本文認為韓漢音入聲架構的探討仍然是有效的。



讀 /-l/ 尾（或相近的流音）。漢語各時期代表音的語音特徵不但影響韓漢音系統，<sup>10</sup> 也在漢語方言及其他域外漢音中留下層層的痕跡。假如舌尖入聲韻尾讀 /-l/ 是漢語某一時期代表音的反映，比較合理的是我們也能在其他漢語方言或在域外漢音中輕易找到相同或相近的現象，但事實卻並不是如此。《漢語方言地圖集》（曹志耘 2008）所調查的 930 地點中，有 /-l/ 韻尾的漢語方言僅有 11 點（包含 /-lʔ/ 尾），而這些點並沒有完整地保留入聲三分的格局，如下：

〈表 2〉有 /-l/ 韻尾漢語方言點的入聲韻尾

方言點	省分	方言區	入聲韻尾		
			咸深攝	山臻攝	宕江梗通攝
漣水	江蘇	江淮官話	/-l/、/-ʔ/	/-l/、/-ʔ/	/-l/、/-lʔ/、/-θ/
寶應	江蘇	江淮官話	/-l/、/-ʔ/	/-l/、/-ʔ/	/-l/、/-lʔ/、/-θ/
桐城	安徽	江淮官話	/-l/、/-θ/	/-l/、/-θ/	/-l/、/-θ/
峽江	江西	贛（吉茶片）	/-l/	/-l/	/-l/、/-θ/
通城	湖北	贛（大通片）	/-nʔ/、/-lʔ/、/-ʔ/	/-nʔ/、/-lʔ/、/-ʔ/	/-nʔ/、/-ʔ/
都昌	江西	贛（昌都片）	/-l/	/-l/	/-k/
修水	江西	贛（昌都片）	/-l/	/-l/	/-l/、/-ʔ/
奉新	江西	贛（昌都片）	/-p/、/-l/	/-l/	/-ʔ/
南豐	江西	贛（撫廣片）	/-p/、/-l/	/-l/	/-ʔ/
南城	江西	贛（撫廣片）	/-ʔ/	/-lʔ/	/-ʔ/
廣昌	江西	贛（撫廣片）	/-l/	/-l/	/-ʔ/

如上表所示，/-l/（或 /-lʔ/）韻尾僅見於部分江淮官話及贛語區的方言。這些方言點的入聲皆有混為一類或兩類的趨勢，僅有奉新與南豐的情況較接近於韓漢音的格局，但這兩個方言點除了「山、臻」攝入聲尾讀 /-l/ 尾外，也有部分「咸、深」攝入聲字讀 /-l/ 尾，與韓漢音架構尚有落差。

除此之外，仔細閱讀羅常培 (1933) 的研究，亦可發現不少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音韻特徵與韓漢音並不完全相符。嚴翼相 (Eom 2002, 2008) 亦指出幾個音韻特徵之差異，例如：「代」、「泰」二韻在唐五代西北方言已合流為一韻，但在韓漢音中兩韻仍然分而不混；唐五代西北方言有鼻音聲母的去鼻音化現象，但韓漢音並沒有去鼻音化的趨勢等。此處本文再舉三個例子顯示韓漢音與唐五代西北方音之不同。

### (1) 舌上音混入正齒音

根據羅常培 (1933:20–22) 的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舌上音」已與「正齒音」合流，「知」系讀同「照」系。然而韓漢音的表現並非如此，它卻清楚區分「知」、「照」二系。

<sup>10</sup> 此處的「代表音」不單指首都之口語音，包含基於傳統韻書反切的文讀音系統。

根據十五、十六世紀的韓語文獻資料，「知」系字標ㄷ /t-/、ㅌ /tʰ-/ 音，「照」系則標ㅈ /t͡s-/、ㅉ /t͡sʰ-/ 音。<sup>11</sup> 由此可知，韓漢音聲母的音韻格局與唐五代西北方音並不相同。

## (2) 「宕、梗」兩攝的鼻收音 [ŋ] 一部分開始消失

羅常培 (1933:36–42) 指出，唐五代西北方音「宕、梗」兩攝的鼻收音 ŋ 部分開始消失：以漢藏對音《千字文》殘卷材料為例，「唐」、「陽」兩韻字除「糠」、「康」、「帳」三字外，其餘字的鼻音韻尾皆消失；「清」韻的鼻音韻尾已完全消失；「庚」、「清」兩韻字除「更」、「孟」、「驚」、「明」、「盟」、「楹」外，其餘字的韻尾也都消失。然而，韓漢音「宕、梗」兩攝的鼻音韻尾則非常穩固，皆完整保留其鼻音韻尾。

## (3) 「魚」韻字讀同「止」攝

漢藏對音《千字文》殘卷材料顯示，「魚」韻字有八個字讀入 i 韻：楚、疎、車、居、黍、鋸、庶、譽；也有七個字讀入 u 韻：諸、渠、於、舉、慮、御、豫（羅常培 1933:43–45）。然而根據伊藤智ゆき (2007) 的資料，韓漢音的「魚」韻字，有的讀 ㅈ -ʌ 或 ㅉ -jʌ（如：女、旅、徐、序、除、儲、書、舒、如、處、鼠、居、車、魚、餘等），也有讀 ㅉ -jʌi（如：絮、豬、篠、預、豫等），<sup>12</sup> 而「莊」系字一般讀 ㅈ -o（如：初、疏、阻、楚、所、助等，「鋤」ㅈ /sʌ/ 字除外），但並無讀同「止」攝的例子。

從以上幾點來看，韓漢音與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音韻特徵並不一致，難以論定韓漢音來自唐五代西北方音，自然也不能簡單論定韓漢音舌尖入聲韻尾 ㅈ /-l/ 來自唐五代西北方音弱化韻尾 -r。

此處我們從歷史音韻層次的角度再探討問題。韓漢音是韓語長期與漢語接觸而產生的。漢字又是早期韓國的官方書寫系統，長久的交流中，韓語以漢字為媒介，從漢語借入許多詞

<sup>11</sup> 韓語從十七世紀末開始發生顎化音變：-j-、-i 前的ㄷ t-、ㅌ tʰ- 聲母逐漸演變為ㅈ t͡s-、ㅉ t͡sʰ-（李基文 1998:207–208；金榮晃 1997:264–265）。漢字音也不是例外，它也服從韓語內部的演變規律，同步遵循顎化音變。柳僖在《諺文志》(1824) 也提到：「如東俗다 (tja) 더 (tja) 呼同자 (t͡sja) 저 (t͡sja), 타 (tʰja) 터 (tʰja) 呼同차 (t͡sʰja) 처 (t͡sʰja), 不過以按頤之此難彼易也。今唯關西之人，呼天不與千同，呼地不與至同」（引文括號中羅馬字轉寫由筆者所加）。可見柳僖的口中「天」已讀同「千」，「地」已讀同「至」，只有韓國關西地區的人才能辨別二者。

因為顎化音變的關係，現代韓漢音已將本讀 t、tʰ- 的「知」系字（二等字除外）讀同「照」系（ㅈ-、ㅉ-）。若拘泥於現代的表現，容易誤認為韓漢音反映漢語「舌上音」與「正齒音」合流的階段，然而如此的音變是在韓語裡進行的，與漢語的演變階段無關。值得注意的是，現代韓漢音除了「知」系字外，連帶有 [-j-] 介音或主要元音為 [-i] 的「端」系字也讀顎化聲母 ㅈ-、ㅉ-，如現代韓漢音將屬「端」系的「天」讀為 t͡sʰʌn，姜信沆 (2003a:33, 39) 認為它應經過 tʰjʌn > t͡sʰjʌn > t͡sʰʌŋ 的變化。由此我們更可以瞭解，這顯然是韓漢音受到韓語內部進行的鄂化音變影響之結果。

<sup>12</sup> ㅉ -jʌi 的現代漢字音實際音值為 [-je]，這是韓語在十八世紀末經歷 ʌi > e 音變之結果（李基文 1998:212）。其中「絮」、「豬」、「篠」雖在現代韓漢音只剩 ㅈ -ʌ 一讀，但根據伊藤智ゆき (2007) 的資料，這些字早期另有 ㅉ -jʌi 的讀法。「絮」在《翻譯小學》(1518) 中標記為：세 sjʌi<sup>R</sup>，「豬」在《翻譯小學》(1518) 與《訓蒙字彙》(1527) 中標記為데 tjʌi<sup>L</sup>，「篠」在《翻譯小學》(1518) 與《小學諺解》(1587) 中標記為데 tjʌi<sup>L</sup>。

彙。漢字的讀音隨著時代改變，韓漢音尚未定型之前，漢語不同時期的代表音應在其內留下層層的痕跡，而韓語與漢語的接觸遠早於唐五代時期。考慮到其形成歷史，韓漢音不太可能僅來自漢語某一個特定時代、特定地點之音，應為來自不同時間與地點的音韻層次逐漸累積而成的複雜體系。韓漢音的具體音韻表現亦清楚顯示其內部的確存有不同時期的歷史音韻層（申祐先 2009）。河野六郎 (1979) 亦曾注意到韓漢音的多層性，進行了初步的層次分析，將韻母的層次分為 a、b、c、d 四層。<sup>13</sup> 然而支持韓漢音的 ㅁ /-l/ 韻尾來自唐五代音的立場，似乎未充分考量韓漢音的多層性，對於唐五代以前進來的音韻層也讀 ㅁ /-l/ 韻尾的現象未作任何說明。此處本文以「山」攝三等「仙薛」、「元月」兩韻在韓漢音的表現為例，進行韓漢音音韻層次分析，並進一步探討這一方面的問題。

根據伊藤智ゆき (2007) 所搜集的資料，15–16 世紀韓漢音<sup>14</sup>「仙薛」、「元月」二韻表現如下（■為重紐三等字）：

〈表 3〉「仙薛」韻字在韓漢音中的表現

	開口	合口
-jan/l (ㅈ/ㅉ)	鞭篇偏便■媛綿緇■辦■辯■免■勉■婉■冕■弁■卞騙偏面連鯁 輦璉碾煎遷韃錢仙鮮和涎剪淺餞鮮癖燹薛獮箭 煎賤線羨纏廛展■駮■駝■梅■旃■鸛■羶■膾■蟬■禪■然■燃■闡 善■螳■鱉■戰■扇■駟■膳■■遣■譴■延■筵■蜓■筵■演 鼈■鼈■鰲■別■滅■滅■列■烈■裂■蜥■鴛■薛■泄■絳■褻■洩■媒■瘞■哲■徹 撤折■𪔐■掣■舌■設■折■熱■訐■子	戀鑄俊全泉宣旋吮旋 傳椽轉傳撰僎專輒顓 川穿船舩箒擱喘喘軟 腴蠕■莫■梗■絹■緣■鉛 劣絕雪輟啜悅說蕪缺 悅閱
-an/l (ㅈ/ㅉ)	愆■騫■攘■乾■虔■謫■漣■件■諺■彥■焉■鰓 傑■桀■孽■壁■闌	
-wan/l (ㅈ/ㅉ)		拳■權■卷■眷■倦■圓■員■院■援 瑗■衍

〈表 4〉「元月」韻字在韓漢音中的表現

	開口	合口
-an/l (ㅈ/ㅉ)	羯訐碣竭蠍 <sub>1</sub> 謁	饅 <sub>1</sub> 反返阪飯晚挽販販飯萬 髮發襍襍
-wan/l (ㅈ/ㅉ)		阮喧 <sub>1</sub> 揅 <sub>1</sub> 援 <sub>1</sub> 踹 <sub>1</sub> 畹 <sub>1</sub> 諼 <sub>1</sub> 遠 <sub>1</sub> 瑗 曰

<sup>13</sup> 本文不排除唐五代西北音構成韓漢音某一個時代層之可能，但它不大可能是韓漢音唯一的來源。

<sup>14</sup> 此處，本文採取 15–16 世紀以「訓民正音」（韓國文字）書寫的漢字音材料。「訓民正音」於 1443 年由世宗創制，由於它是一種拼音文字系統，比起漢字，更能夠充實地反映當時的語音。現代的韓漢音與 15–16 世紀的漢字音有直接的繼承關係，15 世紀漢字音定型已久，幾乎不再受當代漢語共通語之影響，現代漢字音是在它的基礎上再經歷一連串韓語內部語音變化（如顎化、元音合併等）而成的。本文認為辨析韓漢音的歷時層次時，首先應從早期資料著手，以便不被之後韓語內部音變所導致的疊置受干擾。

	開口	合口
-ʌn/l (ㄣ/ㄌ)	鍵 鍵言 鍵軒 掀 憲 獻 堰 歇 蠟 <sub>2</sub>	藩 翻 反 旛 幡 幡 煩 磬 <sub>2</sub> 繁 樊 燔 繫 殯 奮
		伐 筏 罰 戢 𪔐 噉
-wʌn/l (ㄣ/ㄌ)		元 原 源 黿 莞 圈 勸 券 願 愿 喧 <sub>2</sub> 萱 暄 狷 榘 <sub>2</sub> 冤 怨 鴛 袁 輶 園 援 <sub>2</sub> 猿 垣 棖 苑 怨 遠 <sub>2</sub> 蹶 蕨 鰕 厥 闕 檣 擢 月 軌 刖 越 鉞

音韻系統的內部比較是辨析一層層歷史音讀之最佳工具（杜佳倫 2009:276–277）。王福堂 (2007) 認為：「語音層次具體表現為同一古音來源的字（一個字或一組字）在方言共時語音系統中有不同語音形式的若干音類」。何大安 (2000) 也指出「系統的不一致」與「同一個詞的異讀」是辨認歷史層次的主要兩條線索，可以利用已知的古音歸類框架作為判斷的依據。所謂「系統的不一致」是指相同古音來源對應於不同的語音形式的現象。語言的系統性是層次研究之基礎，在相同音變規律的作用下，古代音韻地位相同的字群演變到現在應有相同的語音表現。倘若同一個韻攝、相同語音環境中出現不同的音類，我們可以初步劃分出不同層次。對於歷史音韻層次的辨析，陳忠敏 (2006:787) 提出幾個具體鑑定方法：

- 一、能以語音條件解釋的變異反映同一層次的音異。
- 二、文白異讀屬於不同層次。
- 三、同源同形多音字且不反映構詞形態、訓讀、避諱等也是不同層次的異讀。
- 四、相同古音來源，卻有兩套不同對應，而這兩套對應出現的語音環境又不是互補的，這也是反映語音層次的不同。

我們以上述標準作為判斷依據，再去看待韓漢音「仙薛」、「元月」二韻之表現。依照其語音環境歸納「仙薛」韻的音韻表現，如下表：

〈表 5〉韓漢音「仙薛」韻的語音環境與語音表現

語音環境			語音表現
「見」 「影」 系 字	開口	重紐三等	-ʌn/l（「ㄣ」除外 <sup>15</sup> ）
		重紐四等	-jʌn/l
	合口	重紐三等	-wʌn/l
		重紐四等	-jʌn/l
其餘聲母字			-jʌn/l

<sup>15</sup> 「ㄣ」本為閩地方言詞，《集韻》：「ㄣ，閩人俗呼兒曰ㄣ」。根據伊藤智ゆき (2007) 所搜集的資料，「ㄣ」僅收於崔世珍所撰的兒童漢字教材《訓蒙字會》(1527) 中。「ㄣ」並不是一個在韓國廣泛使用的漢字，不可視為韓漢音典型表現。



陳忠敏 (2007:157) 指出：「相同古音來源、兩套不同的對應並不是判斷層次的充分條件，分布上同與不同除了要考慮到共時音系的環境外，更重要的還要考慮到歷史音韻的環境」。如上表所示，韓漢音「仙薛」韻「見」、「影」系字雖有兩種讀音：-an/l 與 -jʌn/l（開口）、-wan/l 與 -jʌn/l（合口），但它們出現的古音環境是互補的（重紐三等與四等），能用條件音變來解釋，因此本文認為它們的表現並不顯示層次的不同，而是同一層次的不同變體。「元月」韻的情況稍微不同，如下表：

〈表 6〉韓漢音「元月」韻的古音環境與語音表現

古音環境		語音表現
開口		-an/l（層次一）
		-ʌn/l（層次二）
合口	「見」、「影」系字	-wan/l（層次一）
		-wʌn/l（層次二）
	其餘聲母	-an/l（層次一）
		-ʌn/l（層次二）

對合口字而言，「見」、「影」二系字帶有 -w- 介音，其餘聲母字則無，-w- 介音以不同的聲母環境為條件出現，依照上述標準，它們是同一個音韻層的不同變體，不可視為不同歷史音韻層次。撇開 -w- 介音有無，「元月」韻字有兩種音讀：-an/l 與 -ʌn/l。它們古音來源相同，亦可出現於相同的語音環境中，因此本文認為 -an/l、-ʌn/l 二組韻母代表兩個不同的歷史層次。

在韓漢音「元月」韻的表現中，我們除了可以看到「系統的不一致」外，還可以看到「同一個詞的異讀」現象。陳忠敏 (2013:114) 指出同源同形的多音字清楚地反映同一來源有不同的音韻對應關係，是反映層次差異的最佳例證之一。羅杰瑞 (Norman 1979) 也曾利用這樣的觀念，認為廈門的「席」、「石」二字的三種音讀，分別代表秦漢、六朝、晚唐三種不同層次。正如表四所示，「元月」韻「磬、蠅、喧、植、援、跪、曉、誼、遠」等字除了可以讀 -(w)an/l 韻母外，還可以讀 -(w)ʌn/l，形成一字多音現象。如此的音韻表現更讓我們確定韓漢音「元月」韻的 -(w)ʌn/l、-(w)an 兩種韻母反映不同的時間層次。

那麼，「元月」韻的 -(w)an、-(w)ʌn/l 兩個歷史層次到底哪一個在先，哪一個在後呢？層次的疊積與優勢音的語音演變有密切的關係（尤其是漢語南方方言及域外漢音），因此判斷層次的先後順序時已知的漢語史知識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利用歷史文獻所反映的古漢語的音韻特徵，判斷層次的早晚。<sup>16</sup> 以《切韻》架構為參照點，我們可以為韓漢音「元月」韻 -(w)ʌn/l、-(w)an 二層定出其時間先後關係。《切韻》將「仙薛」、「元月」韻歸在不同的韻類，可見《切韻》時代二韻是可清楚辨別的兩類音。然而根據王力 (2008:192,

<sup>16</sup> 關於這個問題，許多學者的主張是相似的，可參考楊秀芳 (1993)、陳忠敏 (2013)、杜佳倫 (2011) 等。

261) 的研究，到了晚唐時期這兩韻已完全合流為一韻，人們已無法分辨兩韻之差別。以之可以推論：「元月」韻的表現中，讀  $-(w)an$  層的語音表現有別於「仙薛」韻，它應反映仙元二分的早期音韻架構（仙元有別層）；讀同「仙薛」韻的  $-(w)an/l$  層（仙元相混層）應為唐末以後的晚期音韻層，以表列示如下：

〈表 7〉「仙薛」、「元月」韻的歷史音韻層次

	「仙薛」韻	「元月」韻
層次 I (仙元有別)	$-(j/w)an/l$	$-(w)an/l$
層次 II (仙元相混)	$-(j/w)an/l$	$-(w)an/l$

現在回到唐五代西北方音弱化韻尾說的部分。根據羅常培 (1933:110–112) 的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仙薛」、「元月」兩韻已經完全相混，它呈現韓漢音的「仙元相混層」（層次 II）的架構，但與「仙元有別層」並不相符。唐五代西北方音弱化韻尾說雖然可以顧到「仙元相混層」的讀音，但不大好解釋早期進來的「仙元有別層」入聲韻尾也讀  $\equiv /-l/$  的現象。<sup>17</sup>

不僅如此，文獻資料亦透露出早在三國時期（西元 494–660 年）韓漢音舌尖入聲韻尾已讀  $*-r$  的可能。朴炳采 (1971:235–236)、嚴翼相 (Eom 2002:107–110, 2008:331–335) 根據《三國史記》(1145) 的地名資料指出，七世紀以前的韓漢音舌尖入聲韻尾很可能也是流音韻尾。朴炳采 (1968, 1971) 舉了幾個例子來說明。高句麗（前 37–668 年）地名常見的  $*kol$  在《三國史記》(1145) 的地名記錄中，<sup>18</sup> 皆以舌尖入聲字「忽」來標寫。<sup>19</sup> 新羅（前 57–935 年）地名詞也有類似的現象，表示「村落」的  $*pul$ （或  $*pəl$ ）在《三國史記》常以舌尖入聲字「伐」來書寫。<sup>20</sup> 不僅如此，「乙」（泉）、「達」（山／高）、「勿」（水）、「柒」（荒）、「吉」（長）、「屈」（曲）等舌尖入聲字亦用來標寫固有語的  $\equiv *l$ （朴炳采 1968）。朴炳采 (1971) 還舉了新羅「鄉歌」的例子。「鄉歌」為新羅時期的韓文詩歌作品，由於當時尚無標寫韓語的專用文字，皆借用漢字來記錄之（一般稱之為「鄉札表記法」）。「鄉歌」常以「乙」或「盼」來記錄韓語賓語助詞  $\equiv ul$ 。對此，李基文 (1998:88) 也表示相同的意見。

<sup>17</sup> 從支持唐五代西北方音弱化韻尾說的立場，可以提出唐五代時期的  $-r$  音進入韓漢音系統後舌尖入聲韻尾字全數被改讀為  $/-l/$  的假設。然而，現行韓漢音內部保留不少其他早於唐五代的音韻特徵，例如區分「舌上音」與「正齒音」、區分「魚、虞」二韻等，而這些特徵並未全數被唐五代的音韻特徵所取代，本文認為唐五代時期的音獨在舌尖入聲韻尾的讀音上能夠全數取代而不保留早期音讀之痕跡的可能性不大。

<sup>18</sup> 朴炳采 (1968, 1971) 的  $*l$  相當於本文的  $*-r$ 。

<sup>19</sup>  $*hol$ （記為「忽」）表示人集體居住的地方，相當於村或邑。朴炳采 (1968:82) 指出，《三國史記》所記錄的高句麗地名中，共有 48 點的「忽」系地名（此外百濟地名中另有一例），其中 44 例皆漢譯為「城」。他還注意到這 48 點地名中，29 點為古高句麗的南界地名，19 點為鴨綠水以北的古高句麗的北界地名，並以此進一步推測  $*hol$  為古朝鮮夫餘系的詞彙。他還指出  $*hol$  對應於中古韓語的  $kol$ （谷、洞），也和日語的  $hora$ （洞）、滿州語的  $holo$ （谷）具有同源關係。

<sup>20</sup> 朴炳采 (1968:61–62, 1971:235–236) 指出「伐」、「火」二字常常互為使用，如「比字火郡」亦可寫為「云比斯伐」。此處的「火」為訓讀字，對應於中古韓語的  $\equiv pul$ （>現代韓語  $\equiv /pul/$ ）。

從上述例子中，可以瞭解三國時代廣泛利用舌尖入聲字來標寫固有語 ㄷ \**-r* 韻尾，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推測當時韓漢音舌尖入聲字可能已讀為 ㄷ \**-r*。

綜上所述，韓漢音從整個入聲韻尾的音韻格局來看，與 *-p*、*-t*、*-k* 尾俱全的方言有著音韻牽制關係，其音韻特徵與唐五代西北方音並不吻合，難以確定兩者之間的承繼關係。不僅如此，音韻層次分析顯示韓漢音內部含有早於唐五代的音韻層，早期文獻資料也透露出韓漢音舌尖入聲韻尾在唐五代以前已讀 \**-r* 之可能性。若「唐五代西北方音弱化韻尾」說要成立，必須先能克服以上的問題。因此本文認為唐五代西北方音弱化韻尾說並不是說明韓漢音 ㄷ /*-l*/ 韻尾之最佳答案。

### 3. 韓語內部演變說

#### 3.1 前人研究

從反對唐五代弱化韻尾說的立場，有些學者主張韓語內部演變說。韓語內部演變說試著從韓語內部的演變探索形成韓漢音 ㄷ /*-l*/ 韻尾的原因，認為早期韓漢音舌尖入聲韻尾讀 \**-t*，後來在韓語裡進一步演變為 ㄷ /*-l*/ 音。主張這一類說法的人有李炳鉉 (1985)、嚴翼相 (Eom 2002, 2008)、申東月 (2004)、吳英均 (Oh 2008) 等。李炳鉉 (1985) 與申東月 (2004) 認為漢字音 *-t* 尾在韓語由開音節語言轉變為閉音節語音的過程中變成 ㄷ /*-l*/ 音。<sup>21</sup> 嚴翼相 (Eom 2002, 2008) 主要利用《三國史記》(1145) 的地名資料來分析唐五代以前的韓漢音舌尖入聲韻尾可能已為 \**r* (詳見本文 2.2 節)，並從這一點進一步推測 /*-l*/ 是在韓語內部從 /*-t*/ 演變的結果。吳英均 (Oh 2008) 則指出 /*-t*/ 與 /*-l*/ 韻尾在固有語同源詞中交替出現，也指出上古漢語具有 \**-t* 或 \**-d* 韻尾的詞在韓語音字脫節的借詞中讀「-l、-t、-j」韻尾的現象，而從這一點進一步推測韓漢音的 /*-t*/ 韻尾應在韓語內部演變為 /*-l*/。

本文認為這類說法尚有一些可商榷的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固有詞의 /*-t*/ 韻尾，並未盡數變為 ㄷ /*-l*/，有不少固有詞尚保有 /*-t*/ 韻尾，如 *난* /*nat*/ (穀粒)、*돋* /*tot*/ (出)、*받* /*pat*/ (收) 等。對這一方面的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節仔細探討。

#### 3.2 韓語內部演變說的問題

一般來說，外來語音一旦進入另一種語言系統，受到適當調整後，和本地語同步遵循其語音演變規則，已經融入到本地音韻系統的外來音不大可能有獨自的發展。我們在現代韓漢音的表現中，也可以找到許多漢字音服從韓語的音變規律的例子。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期

<sup>21</sup> 對於漢字音 *-t* 尾可能在韓語由開音節語言轉變為閉音節語音的過程中變成 -l 音的看法，河野六郎 (1979:137) 也曾提出過類似的意見，認為這可能是韓漢音 [-l] 韻尾形成的原因之一。

間，<sup>22</sup> 韓語經歷了許多語音變化，反映在書寫上的變化有  $\Delta$  /z/ 的消失，· /ə/ 的消失，<sup>23</sup> 舌尖塞音聲母的顎化、 $\mathfrak{u}$  在唇音聲母後變  $\mathfrak{u}$  等。而這些變化盡數反映在現代韓漢音中，如下表：

〈表 8〉韓漢音服從韓語音變規律的例子

近代韓語 音變規律	例字	15–16世紀 韓漢音 <sup>24</sup>	現代 韓漢音
$z > \emptyset$	「二」	$\Delta$   zi <sup>R</sup>	이 i
	「仁」 「肉」	$\Delta$   zin <sup>L</sup> $\mathfrak{u}$   zjuk <sup>H</sup>	인 in 육 juk
$\mathfrak{a} > a$	「子」 「蠶」	$\mathfrak{z}$   $\mathfrak{sa}$ <sup>H</sup> $\mathfrak{z}$   $\mathfrak{sam}$ <sup>L</sup>	자 $\mathfrak{sa}$ 잠 $\mathfrak{sam}$
	「學」	$\mathfrak{h}$   $\mathfrak{hak}$ <sup>H</sup>	학 hak
	「知」	디 ti <sup>L</sup>	지 $\mathfrak{si}$
$\begin{matrix} t & \mathfrak{ts} \\ t^h & > \mathfrak{ts}^h / \_ i \\ t_j & > \mathfrak{ts} \\ t^h_j & > \mathfrak{ts}^h \end{matrix}$	「敕」	틱 $t^h\mathfrak{ik}$ <sup>H</sup>	칙 $\mathfrak{ts}^h\mathfrak{ik}$
	「典」	던 tj $\Delta$ n <sup>R</sup>	전 $\mathfrak{ts}\Delta$ n
	「帖」	텨 $t^h_j\Delta p$ <sup>H</sup>	첩 $\mathfrak{ts}^h\Delta p$
$\begin{matrix} p \\ p^h \\ \mathfrak{u} > u / m \_ \end{matrix}$	「朋」	뽕 pu $\eta$ <sup>L</sup>	뽕 pu $\eta$
	「北」	북 pu $\mathfrak{k}$ <sup>H</sup>	북 puk
	「吻」	문 mu $\mathfrak{n}$ <sup>H</sup>	문 mun

上表顯示韓漢音進入韓語系統後跟著韓語的演變規律發展。從這一點來看，僅在 -t 韻尾的發展上，韓漢音走向與本地語言不同的路線是不大可能的。李基文 (1998:88) 也指出，以韓語音韻史的觀點來說韓語內部演變說是不可能的。

李炳銑 (1985)、申東月 (2004) 主張漢字音 -t 尾在韓語由開音節語言轉變為閉音節語言的過程中變成  $\mathfrak{c}$  /-l/ 音，換句話說，韓漢音的舌尖入聲字經歷  $VtV > VdV > VrV > Vr$  的演變過程（李炳銑 1985:409）。申東月 (2004:33) 舉出韓、日同源詞例子，並主張古代韓語的音節結構本應如日語那般為開音節：

〈表 9〉韓、日語同源詞比較

詞義	田	寺	笠	熊	谷	洞	美	柴	島	窄
日語	pata	tera	kasa	kuma	kura	kura	kupa-si	siba	sima	seba-si
韓語 <sup>25</sup>	pat	$\mathfrak{ts}\mathfrak{a}$ r	kas	kom	kor	kur	kop	sj $\Delta$ p	sj $\Delta$ m	$\mathfrak{ts}\mathfrak{o}$ p

<sup>22</sup> 這段時期的韓語一般稱為「近代韓語」（李基文 1998:197）。

<sup>23</sup> 韓國文字·的轉寫根據趙昌圭 (1994) 與姜信沆 (2006:320) 的說法。

<sup>24</sup> 引自伊藤智ゆき (2007)。

<sup>25</sup> 此處申東月 (2004:33) 所舉的是反映在文獻中的早期韓語。



然而，即使韓、日語具有同源關係，我們不能因為日語是開音節語言，認為韓語由開音節變來。<sup>26</sup> 古代韓語的音節結構是否為開音節尚有商榷的空間，而申昇容 (2001, 2007) 曾提出不少有力的證據來反駁古代韓語為開音節語言的說法，並利用內部分析法、方言比較等方式，論證古代韓語應為閉音節語言。不僅如此，即使韓語經歷過由開音節轉變為閉音節的過程，此說法也難適用於所有韓漢音 ㅁ /-l/ 韻尾的形成，這是因為：一來音節結構轉變的時間點不明確；二來固有詞的 /t/ 並未由開音節轉為閉音節的過程中全數變為流音尾，有別於韓漢音舌尖入聲字毫無例外地讀 ㅁ /-l/。

吳英均 (Oh 2008) 指出 /-t/ 與 /-l/ 韻尾在固有語同源詞中交替出現，並認為此透露 /-t/ 韻尾在韓語內部演變為 /-l/ 的可能，吳英均 (Oh 2008:78–79) 所舉的七個例子如下：

〈表 10〉 /-t/、/-l/ 韻尾在韓語同源詞中的交替<sup>27</sup>

	/-l/ 韻尾	/-t/ 韻尾
1	벌 /pʌl/ (平原)	밭 /pat/ (農田)
2	홀 -/hol/ (單)	홀 -/hot/ (單)
3	말 -/mal/ (大)	만 -/mat/ (第一)
4	씨알 /s'ial/ (種卵)	씨앗 /s'iat/ (種子)
5	탈 /tʰal/ (毛病)	탓 /tʰat/ (過錯)
6	기울 -/kiul/ (傾斜)	기웃 -/kiut/ (歪)
7	설 -/sʌl/ (未熟)	선 -/sʌt/ (未熟)

這些例子呈現早期韓語 \*-t 與 \*-r 的語音性質十分接近，本文不否定部分 \*-t 尾在韓語內部演變為 ㅁ /-l/ 的可能，但韓語固有詞有 /-t/ 有 /-l/，與現行韓漢音僅有 ㅁ /-l/ 韻尾的情況尚有落差，因此這些例子不足於徹底證明韓漢音的 ㅁ /-l/ 韻尾皆在韓語內部經歷 \*-t > -l 的演變。

吳英均 (Oh 2008:82–85) 也舉了一些具有「-l、-t、-j」韻尾的韓語詞彙，並認為這些詞是音字脫節的早期漢語借詞，是上古漢語 \*-t 或 \*-d 韻尾的反映。早期漢語借詞因固結於某些詞彙而埋藏於韓語固有語中，這是完全可能的。但從他所舉的例子，我們不容易看到音韻牽制關係，例如屬於上古「微」部三等的「弗」、「飛」、「未」、「微」等字，按照吳英均的說明各別對應於中古韓語的「pwul-」、「pel」、「mwot」、「mas」，但從中難以掌握其語音對應關係（尤其在主要元音方面），可見這些韓語詞彙是否真的來自漢語，尚有討論空間。不僅如此，即使它們皆為上古漢語借詞，也不能以它們有 /-t/ 有 /-l/ 韻尾的現象來涵蓋說明音字緊密相扣的現行韓漢音階段。這是因為既然它們所進來的時間點不同，所經歷的語

<sup>26</sup> 李基文 (1998:34) 對此有另一種看法，他透過屬阿爾泰語系的鄂溫克語、蒙古語的詞彙比較指出，日語有由閉音節轉換為開音節的痕跡，如 \*kar、\*kal、\*kag 等音節在日語轉換為 ka，並認為如此的轉換是阿爾泰系語言進入日本時受到底層語言的干擾而產生的。

<sup>27</sup> 其中 1–3 的例子，吳英均 (Oh 2008:78–79) 引自金相根 (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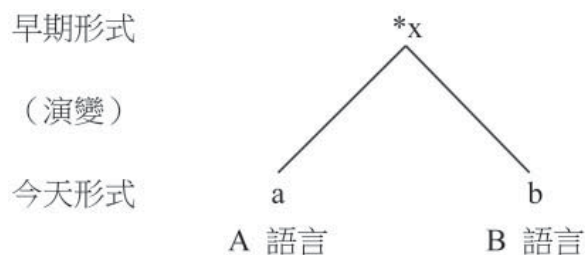
音變化很可能也不同。古代韓語也許有過  $*-t > *-r$  (或  $*-r > *-t$ ) 的演變，但語音變化是可以被中斷的。<sup>28</sup>

#### 4. 從語音調整的角度看韓漢音 /-l/ 韻尾

當原始語音 /-t/ 和今天的形式 /-l/ 間有出入時，傳統看法認為後者是前者演變的結果。然而現代韓語音韻系統內部尚有 /-t/ 韻尾，它們並未全數演變為 /-l/，因此難以論定來自漢語的 /-t/ 在韓語裡盡數演變為 /-l/。本文試著另尋他路解決問題，認為「語音調整」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

##### 4.1 語音演變與語音調整

正如上文所述，韓漢音是移借漢語而產生的。楊秀芳 (1993) 曾指出當一個語言或方言群組從另外一個語言或方言移借語詞時，若其語音是本地系統所無，本地系統一般會在讀音上作若干調整，使其語音能符合本地人的發音習慣。語音的調整是本地語言的干擾所造成的，沈鍾偉 (2007:107) 曾指出母語干擾是語言歷史研究所必須面對的一個基本事實，並批評在語言歷史的研究中它沒有被作為一個基本問題來認真對待的現實。正如沈鍾偉 (2007) 的批評，傳統的歷史語言學比較法往往忽略母語的干擾，不大考量接受者對外來音的認知與調整。傳統歷史比較法認為親屬語言或方言的差異肇因於採取不同的變化規律，當擬出來的原始語音和今天的形式有出入時，一般皆用內部演變來解釋其現象。例如 A、B 兩種語言同源詞 (cognate) 的形式不同：A 語言說 a，B 語言說 b，而其原始母語形式為 \*x 的話，一般解釋為 A 語言經過 \*x 演變成 a 的過程，B 語言經歷 \*x 演變成 b 的過程，認為它們內部各自經過不同的路徑演變成今天的形式：



<sup>28</sup> 例如，早期韓語的  $[t] > [ts]$  的音變已被中斷，後起的디 ti、티 thi 等音並不會再進一步顎化為지 si、치 shi。李基文 (1998:207-208) 指出，十七世紀末開始韓語產生顎化音變，디 ti、타 tja、더 tjA、토 tjo、튜 tju、티 thi、타 thja、타 thjA、토 thjo、튜 thju 等組合曾在韓語音韻系統中不留蹤影，但到了十九世紀，티 twi、티 thwi 等音節又變成디 ti、티 thi，這些組合得以重新出現於韓語音系中，如견디- kjan-twi- > 견디- kjan-ti- (忍)、티 thwi > 티 thi (塵土、瑕疵) 等。十九世紀由디 twi、티 thwi 變來的디 ti、티 thi 並沒有進一步顎化的原因是十七世紀末的顎化音變到了十九世紀已被中斷。由此可見，相同或相近的音可以因時間的不同而經歷不同的演變。

主張韓語內部演變說的學者也採取同樣的立場：進入韓語的原始語音 (/t/) 與韓漢音今天的形式 (/l/) 有出入，理所當然地認為 /l/ 是 /t/ 在韓語內部進一步演變的結果。然而事實不必然如此，另外一種可能是：假如 A、B 兩種語言的音韻系統內無 x，說 A、B 語言的人受到自己母語的影響將 x 歸於本地語言的某一個音位範疇，A 語言將 x 調整為自己的 a 音位，B 語言在將 x 調整為自己的 b 音位，A、B 兩種語言差異就因此而產生。如果是這樣，A、B 語言是直接將 x 轉換為 a 與 b 的，它們內部並沒有經歷過說 \*x 的歷史階段：

外來形式	(調整)	本地形式	
x	→	a	A 語言
x	→	b	B 語言

我們認為同樣的事情也有可能在韓漢音形成過程中產生。語音演變與語音調整雖然皆與本地語言密切相關，然而其內涵不同，是必須要清楚分開的兩種概念，不得混為一談。

人接受外來音時，母語的音系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此乃因母語的音位系統決定人的發音能力及語音範疇感知。<sup>29</sup> 王士元、彭剛 (2007:42) 亦指出：「人辨別信號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從無限多的語言中去識別各種不同的聲音。關鍵是人能把無限多的語音歸納成有限的音位範疇。歸納範疇，就需要劃範疇的界線。在不同語言的語音系統中，音位範疇的界線和數目都是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系統外部的音和母語音系內的某音之間只要有一定的相似性，將外來音歸併於本地語言的哪一個音位是由各語言群組自主選擇。有時某些語言群組的選擇，可能使其他語言群組感到怪異、難以理解，但對本地人來說卻可以是非常自然合理的。這是因為使用語言的發音習慣差異可導致語音認知的不同，因此研究語言接觸時，我們不僅要觀察每個語言的音位系統，更要清楚瞭解每種語言的發音習慣，以便掌握各語言的語音調整模式。以下舉例說明現代語言對同一個外來音的不同調整，並分析調整過程中本地語言之影響。

首先以英語的 [θ] 音為例，多數漢語方言的音韻系統內沒有 [θ] 音，因此從英語借入有 [θ] 的詞彙時一般將之歸納為 /s/ (Rau et al. 2009:585; 張惠環 2004)。然而，說粵語人士把 [θ] 音歸納為 /f/ (Luke & Richards 1982; Bolton & Kwok 1990; Hung 2000; Deterding et al. 2008; Rau et al. 2009; Setter et al. 2010)，如：

three /θri:/	→	/fri/ (Rau et al. 2009:585)
think /θɪŋk/	→	/fiŋk/ (Rau et al. 2009:585)
thin /θin/	→	/fin/ (Hung 2000:348)

<sup>29</sup> 從某方面來說，母語的習得是失去語音敏感度的過程。根據學者研究一歲前的嬰兒可以區辨來自各種語言的語音刺激，但隨著年齡增長，逐漸失去自己母語系統外的語音區辨能力 (Mann & Liberman 1983; Werker & Tees 1984)。由此可知，母語的音系對於不同語音的感知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我們研究不同語言或方言之間的接觸時，應先考慮吸納外來語音那一方的語音認知。

認為 [θ] 更接近於 [s] 的語言群組也許會感到粵語的選擇很怪異，因為就他們的感知 [f] 可能很不像 [θ]。然而仔細分析粵語的發音特徵，可發現他們將 [θ] 歸到 /f/ 的音位範疇是有原因的。[θ] 是清齒間擦音，其摩擦部位靠前，[s] 是齒齦擦音，在大多數的漢語方言裡，其摩擦點接近牙齒，也是相當靠前的。但粵語 /s/ 的摩擦點則相對靠後（侯精一 2002:176），因此甚至有人以舌葉音「ʃ」來標寫粵語的齒齦擦音（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粵語如此的發音特徵似乎使粵語群組認為，比起他們相對靠後的 [s] 音，摩擦點靠前的唇齒擦音 [f] 更接近於 [θ]。

[ð] 音的調整亦有類似的情況。台灣國語、韓語、日語的音韻系統皆無 [ð] 音。有趣的是，這三種不同語言群組學習或借入英語有 [ð] 音的詞彙時，所調整的結果皆不相同，分別以 /l/ (Fu 2010)、/t/ (朴時均 2004:112)、/z/ (森香奈 2008；Paradis & LaCharité 2012) 等音實現。<sup>30</sup> 以發音特徵來看，[ð] 是濁齒間擦音。台灣人常以齒齦邊音 [l] 來對應 [ð]：

the /ðə/ → /lə/  
that /ðæt/ → /læt/ (Fu 2010:39)

面對台灣國語或台灣地區普遍通行方言（閩南語、客語）音系所無的齒間音時，他們選擇以發音部位相近的齒齦音代替之。此外他們也注意到 [ð] 是全濁音，台灣通行語言的音系內無齒齦全濁聲母，因此選擇了發音性質最為相似的次濁聲母 /l/。說韓語人士的耳朵裡 [ð] 卻最接近於自己音韻系統內的齒齦塞音 /t/，因此他們以 [t] 來對應 [ð]，例如以韓語為母語的人一般將英語的 the /ðə/ 說成 [tʌ]，朴時均 (2004:122) 也舉了類似的例子：

this /ðis/ → 디스 /tisu/  
that /ðæt/ → 땃 /tæt/  
those /ðouz/ → 도스 /tosu/，도우스 /tousu/

韓語內沒有齒間音，以齒齦音來代替之是合理的選擇，這一點與台灣人的選擇一致。此外韓語音系雖然無全濁聲母，但韓語的 /t/ 在元音之間的位置濁化為 [d]（崔明玉 2004:16），如此的語音特徵也使說韓語的人認為濁音 [ð] 更接近於 /t/。至於他們不選擇發音方法相同的擦音 /s/ 的原因是，韓語/s/的摩擦點相對靠後（和粵語的情況類似），而且韓語的 /s/ 處於元音之間的位置也不會濁化，語音性質上沒有 /t/ 接近 [ð]。日語的音韻系統內也沒有齒間音，齒齦音也是一個最接近的音。他們除了注意到 [ð] 是濁音外，亦注意到其擦音特徵，因此將之調整為濁齒齦擦音 /z/，<sup>31</sup> 森香奈 (2008) 也舉幾個例子：

<sup>30</sup> [ð] → /z/ 調整亦見於歐洲法語、德語中 (Paradis & LaCharité 2012)。

<sup>31</sup> Paradis & LaCharité (2012:108) 指出從發音原理上，[θ, ð] 與 [s, z] 的語音性質很接近。



they /ðei/ →	ゼイ /zei:/
that /ðat/ →	ザット /zaʔto/
other /ʌðər/ →	アザー /aza:/

上述討論顯示，乍看之下各語言的調整對應可能顯得無清晰的規律可尋，但仔細分析各語言的發音特徵，我們仍然可以找出合理的原因。

因發音習慣的細微差別導致的語音認知不同亦可影響到學習外語方面。漢語與韓語皆有擦音及塞擦音，但說漢語的人學習韓語時，常常分不清韓語的擦音及塞擦音。這是因為漢語擦音的摩擦時間較長，韓語的摩擦時間相對較短，崔金丹 (2004:222) 也透過語音實驗指出漢語/s/的摩擦時間大約為 123–130 ms，韓語入 /s/ 的摩擦時間僅為 88.5 ms 左右，因此說漢語人士聽到摩擦時間較短的韓語擦音時，容易誤聽成塞擦音。相反地，對說韓語的人而言，塞擦音需要經歷較長的阻塞過程，如果阻塞時間過短，人們往往忽略之，將它歸到擦音的範圍。崔金丹 (2004:222) 也指出韓語塞擦音的閉塞時間比漢語長許多，在她的實驗裡，韓語ㅌ/s/的閉塞時間比漢語長 17.2 ms。由此可見，研究語音調整及母語干擾時，不僅要考慮各語言的音位類別，也要特別注意個別語音的細部特徵。

母語的輔音韻尾有無除阻動作亦可影響到人的語音感知。現代韓語已經歷韻尾不除阻化音變，輔音韻尾皆以不除阻的方式表現。然而英語的輔音韻尾常常伴隨除阻的動作，因此現代韓語引進具有輔音韻尾的英語詞彙時，有時將其輔音韻尾調整為個別的音節（後面往往加 /u/ 元音），如：

英語	（調整）	韓語
soup /su:p/	→	수프 /sup <sup>h</sup> u/
set /set/	→	세트 /set <sup>h</sup> u/
mosaic /mouzenk/	→	모자이크 /motsaik <sup>h</sup> u/

現代韓語音系雖有同部位的塞音韻尾系統，但由於它不除阻，音色上和英語有所差別。對現代韓語而言，輔音的除阻僅能在音節首 (onset) 的位置出現，如此的發音特色使說韓語的人認為英語的除阻韻尾是屬於下一個音節之音，因此以後加元音 /u/ 的方式調整之。<sup>32</sup>

上述例子皆顯示，母語發音習慣的細微差別可影響人的音位範疇，而引進自己系統所無的語音時，各個語言群組的不同音位範疇使之調整成不同的語音。重要的是，由於各個語言的特徵皆不相同，我們不可以自己的感知來衡量其他語言的選擇。不僅如此，古今語的語音特點也有可能不同，因此我們也不可以今律古，以現代人的聽感來衡量古代人的感知。

<sup>32</sup>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英文借詞之輔音韻尾在韓語裡調整為下一個音節的音節首，如 book 一般被調整成북 [puk<sup>h</sup>]，cut 則컷 [k<sup>h</sup>ʌt<sup>h</sup>]、키트 [k<sup>h</sup>ʌ.t<sup>h</sup>u] 兩者皆可，難以用一條乾淨俐落的規律來說明。對此，Kang (2003:228) 作了較詳細的分析，她指出促使插入元音（意即將輔音韻尾調整為個別音節）的一些語音因素有：(a) 前一個元音為緊張音；(b) 輔音韻尾為濁音；(c) 輔音韻尾的發音部位（舌尖韻尾最容易被調整為個別音節）等。

語音調整現象可用來解決韓漢音 ㄷ /-l/ 韻尾問題，本文認為韓漢音 /-l/ 韻尾可能經過 \*t → \*r > -l 的過程。也就是說，ㄷ /-l/ 韻尾是透過調整過程以 \*-r 的形式進入韓語，而並未經歷讀 -t 的階段。從這一角度看，韓漢音 ㄷ /-l/ 韻尾不再和韓語固有詞中的 /-t/ 尾產生直接的關係，可解決韓語內部演變說所遭遇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以調整的概念來解釋韓漢音 ㄷ /-l/ 韻尾的學者尚有朴炳采 (1971)、姜信沆 (2003b) 二人，但他們未對其產生調整的理由作適當的解釋。為此，本文將仔細探討韓語輔音韻尾的演變，並從早期韓語輔音韻尾發音性質來說明其調整理由。

## 4.2 韓語輔音韻尾的演變

如果以 C 代表輔音 (consonant)，G 代表半元音 (glide)，V 代表主要元音 (nuclear vowel)，現代韓語的音節結構如下：

(C) (G) V (C)

現代韓語可以當作韻尾使用的輔音有七種：/-m/ (ㅁ)、/-n/ (ㄴ)、/-ŋ/ (ㅇ)、/-p/ (ㅂ)、/-t/ (ㄷ)、/-k/ (ㄱ)、/-l/ (ㄹ)。辛志英 (2011:111, 136–137) 指出現代韓語發輔音韻尾時，不解除口腔中央通道的封鎖 ([-median]) 是個必要條件：處於韻尾位置的輔音皆不除阻 (unreleased)，舌頭將停留在成阻的部位上。因此嚴格上這些輔音韻尾的實際音值為：[-m̚] (ㅁ)、[-n̚] (ㄴ)、[-ŋ̚] (ㅇ)、[-t̚] (ㄷ)、[-p̚] (ㅂ)、[-k̚] (ㄱ)。

根據學者研究，早期韓語的輔音韻尾可能更為豐富（李基文 1998；金榮晃 1997）。反映早期韓語的「鄉札」、「釋讀」等資料顯示，早期韓語除了上述七種輔音韻尾外，另有擦音及塞擦音韻尾，如 [-s]、[-ʃ]、[-h] 等。<sup>33</sup>

除了文獻材料，我們也可以從現代韓語的表現隱約看出早期韓語豐富韻尾之痕跡。現代韓語裡，句末位置的韻尾表現相同的一些詞，往往在一些特殊的語音環境中有不同表現。例如現代韓語的「낱 nat」（穀粒）、「낫 nas」（鐮刀）、「낮 naʃ」（白天），<sup>34</sup> 皆讀 [nat̚]。然而當後面接元音開頭的助詞時，它們卻有不同的表現：「낱 nat」（穀粒）接上賓語助詞을 /ul/ 後讀 /natul/；「낫 nas」（鐮刀）加 /ul/ 後讀 /nasul/；「낮 naʃ」（白天）加 /ul/ 後讀 /natul/。換言之，「낱 nat」、「낫 nas」、「낮 naʃ」三詞的表層形式 (surface form) 雖然一致，但其深層形式 (underlying form) 卻不同，分別為 nat、nas、naʃ，呈現它們的歷史來

<sup>33</sup> 「鄉札」與「釋讀」是早期尚無韓國文字時，以漢字記錄韓語的方法。根據學者研究，它們往往以固定的漢字來標記韓語不同的輔音韻尾，如：以「音」來代表ㅁ \*-m 尾，以「隱」來代表ㄴ \*-n 尾，以「乙」來標ㄷ \*-r 尾，以「邑」來代表ㅂ \*-p 尾、以「叱」來代表ㅅ \*-s 尾，以「次」來代表ㅈ \*-ʃ 尾，以「支」來代表ㅎ \*-h 尾等（李基文 1998:107, 112；金榮晃 1997:53–54）。

<sup>34</sup> 斜體部分是現代韓語正字法的羅馬字轉寫。

源不同之可能。<sup>35</sup> 輔音韻尾表層形式與深層形式的不一致是現代韓語韻尾不除阻的特色所引起的。發音原理上，擦音及塞擦音必須伴隨氣流在狹窄的口腔通道摩擦而出的過程，若維持口腔中央通道的封閉，這些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因此擦音及塞擦音韻尾在現代韓語裡只能中和 (neutralize) 為發音部位相近的無聲除阻塞音 [-t̚]。<sup>36</sup>

李基文 (1998) 認為早期韓語的輔音韻尾很可能包含除阻（解除口腔中央通道封鎖）的過程，現代韓語韻尾不除阻是後來經歷語音變化的結果（本文稱之為「韻尾不除阻化」）。這樣的推論是相當合理的，它不但能夠清楚解釋反映於早期文獻中的擦音、塞擦音韻尾，亦可有效地說明現代韓語輔音韻尾的深層形式。本文同意李基文的看法，認為早期韓語的輔音韻尾可能伴隨解除口腔中央通道封鎖的過程，也認為現代韓語擦音及塞擦音韻尾的消失和後來產生的韻尾不除阻化演變有密切的關係。

李基文 (1998) 指出現代韓語的 ㄹ /-l/ 是早期韓語 ㄹ \*r 經過韻尾不除阻化演變之結果。高光模 (1996) 在李基文 (1998) 的基礎上指出早期韓語 ㄹ \*r 韻尾的實際音值是 [-r]，並推論 [-r] 經歷不除阻化後再伴隨強化作用，演變成今天的 [-ɾ] (-r > -r̥ > -ɾ)。換句話說，ㄹ /-l/ 韻尾的深層形式為 -r，今天的 [-ɾ] 是 -r 服從韻尾不除阻規則後的表層形式。

現代韓語裡，[-r] 與 [-ɾ] 是同一個音位 (phoneme) 的兩種變體 (allophone)，[-r] 一般僅出現於音節首位置，[-ɾ] 則僅出現於韻尾位置，呈現互補關係，如下：

$$\begin{aligned} /l/ &\rightarrow [-r] / \# \_\_ \\ &\rightarrow [-ɾ] / \_\_ \# \end{aligned}$$

[-r] 與 [-ɾ] 皆屬流音 (liquid)，而其發音部位亦相同（齒齦），二者最顯著的差別是其氣流衝出的路徑：[-r] 屬閃音 (tap/flap)，氣流在齒齦部位短暫擋住後破裂而出；[-ɾ] 屬邊音 (lateral)，氣流從舌頭的兩邊出去。從發音原理的角度看，閃音 [-r] 因需要開放口腔中央通道的過程 ([+median])，無法當作現代韓語的輔音韻尾。然而，邊音 [-ɾ] 的氣流雖可從舌頭的兩邊出去，但由於舌頭可以一直停留在齒齦部位，中央通道還是可以保持著阻塞的狀態 ([-median])，符合現代韓語輔音韻尾不解除口腔中央通道封鎖的必要條件。從這些特徵可以推論，正如高光模 (1996) 所說，[-ɾ] 是 /-l/ 韻尾服從韻尾不除阻化規則後，為了維持其口腔共鳴（流音性）而強化的結果。

早期韓語合成詞的 \*r 韻尾有廣泛脫落現象（某些例子尚保留在現代韓語中），此現象亦呈現早期韓語 \*r 韻尾的實際音值為 [-r] 的可能。

<sup>35</sup> 王洪君 (2008:83) 亦指出深層形式一般具有很強的歷時含義，現在的深層形式往往是歷史上某個時期的表層形式。

<sup>36</sup> 關於韓語韻尾中和問題可參考辛志英 (2011:269–272)。

〈表 11〉早期韓語合成詞 \*-r 韻尾脫落現象（例子引自高光模 1996:32）

演變例子	現代韓語	語義
아들님 atərnim > 아득님 atənim	아드님 /atunim/	兒子
달님 tərnim > 득님 tənim	달님 /talnim/、다님 /tanim/	月公
날들 nartər > 나들 natər	나달 /natal/	日月、歲月
활살 hwarsar > 화살 hwasar	화살 /hwasal/	弓矢
바늘실 panərsir > 바늘실 panəsir	바늘실 /panusil/	針線
*바늘길 panərsir > 바늘길 panəsir	바늘길 /panusil/	裁縫
*풀성귀 pʰurɯzʌŋkuj > 프성귀 pʰurɯzʌŋkuj	푸성귀 /pʰusʌŋkwi/	蔬菜
*풀서리 pʰurɯzʌri > 프서리 pʰurɯzʌri	푸서리 /pʰusʌli/	荒地
*물쇼 mʉrsjo > 므쇼 mʉsjo	무소 /muso/	犀牛
*물수리 mʉrsuri > 므수리 mʉsuri	무수리 /musuli/	鵝鶩

上表顯示，中古韓語的 \*-r 在齒齦部位的音節首前常被脫落。<sup>37</sup> 高光模 (1996:33–34) 從 [ɾ] 語音性質的角度指出在 \*-r 韻尾產生脫落時期它的實際音值應為 [-ɾ]。他指出 [ɾ] 是舌尖在齒齦部位短暫接觸後回到原點才能實現的音，若舌頭為了準備下一個齒齦聲母的發音而不回到原點，其語音效果將會接近於零，如此一來 [-ɾ] 的發音自然會變得不完整而被脫落。也就是說，\*-r 實際音值為 [-ɾ] 的情況下，早期韓語 \*-r 韻尾的脫落更容易實現。

根據李基文 (1998) 與高光模 (1996) 的研究，本文認為早期韓語 \*-r 的實際音值應為 [-ɾ]。

#### 4.3 語音調整與韓漢音的入聲韻尾

正如上一節所述，早期韓語的輔音韻尾可能伴隨除阻動作，韻尾不除阻化是後來音變的結果。李基文 (1998:84–85, 113) 指出，文獻材料顯示韻尾不除阻化的音變是十三世紀以後才發生的。根據安炳浩 (1984:11) 的研究，現行韓漢音在十世紀基本定型。從這點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當漢字的讀音進入韓國境內時，韓語的輔音韻尾尚未產生音變，仍伴隨除阻動作。

至於早期漢語的塞音韻尾，韻書、韻圖等早期文獻材料將它歸為入聲一類。其實入聲本與音高無關，但在古人的心目中它是一種以短而急促為特徵的調類，與同部位的陽聲韻相配。<sup>38</sup> 不伴隨除阻的塞音韻尾成阻後不能再延伸音節，氣流也不再流出，整個音長必然會縮

<sup>37</sup> 但在現代韓語裡也有不少ㄹ /-l/ 韻尾在齒齦部位聲母前不被脫落的例子，如：글짓기 /kʌlʃitki/、칼질 /kʰʌlʃil/、털실 /tʰʌlʃil/ 等。高光模 (1996:32) 指出這些不是沒有變化乾淨而殘留的詞，就是 \*-r 脫落音變結束後才產生的詞。

<sup>38</sup> 對古代漢語四聲認知的問題《元和韻譜》曾經提到：「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



短，因此在聽感上會帶給人一種短促的印象。也就是說，入聲短而急促的特徵是輔音韻尾不伴隨除阻動作的情況下，更能夠明顯地呈現出來。由此我們也許可以推測，古代漢語的入聲韻尾可能正如現代粵語、客語等三套入聲韻尾俱全的東南方言一般，是無聲除阻塞音 [-p̚]、[-t̚]、[-k̚]。

在此前提之下，對早期說韓語的人而言，漢語無聲除阻塞音 [-p̚]、[-t̚]、[-k̚] 是自己語言系統內部所沒有的音。除阻音 (released sound) 與無聲除阻音 (unreleased sound) 最為顯著的差別是產生氣流與否：除阻音放開口腔封閉後，將會產生較明顯的氣流；然而無聲除阻音因無除阻階段，則不會產生氣流。本文認為漢語的 [-p̚]、[-t̚]、[-k̚] 進入早期韓語系統時，可能被調整為 [-p]、[-r]、[-k]，如下：

〈表 12〉漢語與韓漢音入聲韻尾調整與演變關係

	漢語韻尾	(調整)	早期韓語韻尾	(演變)	現代韓語韻尾
雙唇	-p̚ (無除阻)	→	*-p (除阻後氣流強)	>	[-p] (無除阻)
舌根	-k̚ (無除阻)	→	*-k (除阻後氣流強)	>	[-k] (無除阻)
齒齦	-t̚ (無除阻)	↗	*-r (除阻後氣流弱)	>	[-ɾ] (無除阻)
			*-t (除阻後氣流強)	>	[-t̚] (無除阻)

首先，將漢語的 [-p̚]、[-k̚] 韻尾調整為 [-p]、[-k] 的部分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兩組音的發音部位及發音方法皆相同，差別僅在於有無除阻階段。韓語音系內並沒有第二種非鼻音的唇音或舌根音韻尾，如此的調整是在可預測之範圍內。

至於漢語 [-t̚]，早期韓語音韻系統中與之同部位非鼻音輔音韻尾除了有塞音 [-t̚] 外另有閃音 [-ɾ]。正如上述，除阻音與無聲除阻音的最大差別在於產生氣流與否，調整過程中早期說韓語人士可能盡量利用除阻後產生的氣流比較不明顯的音來調整漢語 [-t̚] 音，以便呈現其不帶氣流的特色。<sup>3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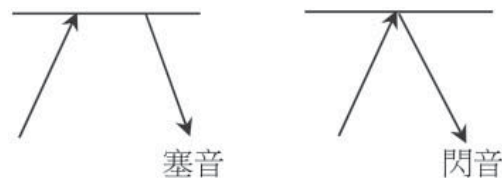
[ɾ] 與 [t̚] 共享不少語音特徵。[t̚] 與 [ɾ] 的發音部位皆在齒齦，又皆以先阻塞後開放的方式 (sounds with complete oral closure) 實現，二者較明顯的差別是 [ɾ] 音氣流被擋住的時間比 [t̚] 短。竺家寧 (1992:37) 說明閃音的發音原理時亦指出：「它很類似柔軟、閉塞不全的塞音」。英語、閩南語等語言中，[ɾ] 與 [t̚] 甚至是同一個音位的兩種變體：

〔英〕	「seating」：	[sitɪŋ]	→ [siriŋ] (座位)
	「little」：	[lɪtl]	→ [lɪrl] (小)
〔閩〕	「賊𠵿」：	[ʂʰat <sup>55-33</sup> a <sup>53</sup> ]	→ [ʂʰa <sup>33</sup> ra <sup>53</sup> ] (小偷)
	「卒𠵿」：	[ʂut <sup>32-55</sup> a <sup>53</sup> ]	→ [ʂu <sup>55</sup> ra <sup>53</sup> ] (小兵)

<sup>39</sup> 至於漢語 [-p̚]、[-k̚] 的調整，韓語並無雙唇或舌根部位的閃音，因此調整這些入聲韻尾時韓語別無選則，只能取除阻後氣流較強烈的 [-p]、[-k] 韻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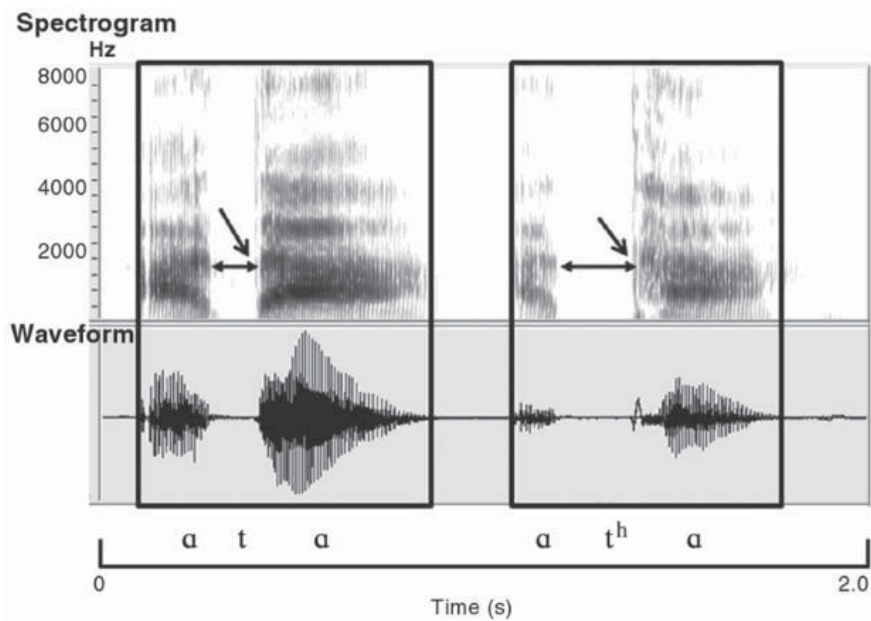
上述例子顯示 [t] 在元音之間可自由變為 [ɾ]，這雖不是韻尾的例子，但顯示 [ɾ] 與 [t] 的發音性質相當接近。除此之外，吳英均 (Oh 2008:78–79) 所指出的 /-t/ 與 /-l/ (< -r) 韻尾在韓語同源詞中有交替出現的現象（詳見本文 3.2 節）亦顯示早期韓語 \* -t 與 \* -r(r) 的語音性質十分接近。由此可知，漢語 [-tʰ] 進入韓語後有條件歸併於 [-ɾ] 的音位範疇。

不僅如此，從產生氣流的角度來看，[-ɾ] 的語音性質更接近於無聲除阻音。早期韓語的 [-t] 除阻後應帶有較強烈的氣流，其音色應與不除阻的 [-tʰ] 不同。然而 [ɾ]，因它口腔封閉時間較短，開放中央通道之後衝出的氣流也會相對較弱。



〈圖 1〉塞音與閃音之差別（辛志英 2011:44）

閉塞時間的長短可以直接影響到產生氣流的強弱，下圖為四十歲韓國女性發 [ata] 與 [atʰa] 時的語音分析圖（Shin et al. 2013:64）：



〈圖 2〉四十歲韓國女性發 [ata] 與 [atʰa] 時之語音分析圖（Shin et al. 2013:64）

上圖顯示，[t]、[tʰ] 最顯著的差別是閉塞時間的長度（橫軸表示時間），如圖不送氣的 [t] 閉塞時間較短，送氣音 [tʰ] 的閉塞時間相對長。閃音 [ɾ] 的閉塞時間比不送氣的 [t] 還要短，早期韓語的 [-ɾ] 除阻後衝出的氣流應比 [-t] 弱，性質上更接近於不帶氣流的漢語 [-tʰ] 韻尾。

總而言之，從氣流的角度看 [-ɾ] 的語音性質比 [-t] 更接近於漢語 [-tʰ]。本文認為如此的語音特徵促使早期說韓語人士將漢語的 [-tʰ] 調整為自己語音系統內的 [-ɾ]。後來 [-ɾ] 又經歷韻尾不除阻化演變，進一步變為現代的 [-ɾ̥] 韻尾。

## 5. 結論

韓漢音ㄷ /-l/ 韻尾是一直以來學者議論紛紛的問題。正如本文在第二、第三節所探討，以往的說法主要有兩種：一種認為韓漢音的ㄷ /-l/ 韻尾是唐五代弱化韻尾 -r 的反映（唐五代西北方音弱化韻尾說）；另一種則認為 -t 在韓語內部進一步演變為ㄷ /-l/（韓語內部演變說）。然而，這兩種說法皆有不能圓滿之處：第一種說法不符合韓漢音整個音韻特色與格局，並有不少證據顯示唐五代以前的韓漢音舌尖入聲韻尾已為 \*-r；第二種說法則難以有效地說明韓語固有詞韻尾有 /-l/ 有 /-t/，但在韓漢音則無 /-t/ 韻尾的現象。

本文從語音調整的角度重新探討韓漢音ㄷ /-l/ 韻尾的形成。我們注意到早期韓語輔音韻尾的發音習慣與今天的韓語不同，皆伴隨除阻動作，並根據李基文 (1998) 與高光模 (1996) 的探討，認為早期韓語 \*-r 的實際音值應為 [-r]。在這前提之下，對早期說韓語的人而言，漢語不除阻的輔音韻尾是系統外部的音。調整漢語無聲除阻音 [-t̚] 時，選 [-r] 而不選 [-t] 的原因與除阻後產生的氣流有關：選擇除阻後產生的氣流較不明顯的音以呈現其不帶氣流的特色。也就是說，[-r] 由於閉塞時間比 [-t] 短，除阻後衝口而出的氣流明顯弱，如此的語音特徵可能促使早期說韓語的人將 [-t̚] 調整為 [-r]。而後來 [-r] 又經歷韻尾不除阻化演變，進一步變成今天的ㄷ /-l/。當然，我們現在已經聽不到古人的發音，因此沒有很直接的證據顯示事實必然是如此。但這樣的解釋路徑，既不與韓語內部音韻系統相衝突，也不違背韓漢音的音韻格局，至少能夠解決以往說法所存在的問題。本文認為語音調整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課題，以便還原一個更接近於真實的語言歷史。

## 引用文獻

- An, Binghao (安炳浩). 1984. *Joseon Hanjaeum Chegyeui Yeon-gu* 朝鮮漢字音體系의 研究 [Study on the System of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Pyongyang: Kim Il-sung University Press.
- Arisaka, Hideyo (有坂秀世). 1936. Kanji no chōsenon ni tsuite 漢字の朝鮮音について [On Korean pronunci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Hōgen* 方言 [Dialects] 6.4:16–25.
- Bolton, Kingsley, & Helen Kwok. 1990. The dynamics of the Hong Kong accent: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olinguistic description.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1.1:147–172.
- Cao, Zhiyun (曹志耘). (ed.) 2008. *Hanyu Fangyan Ditu Ji: Yuyin Juan* 漢語方言地圖集•語音卷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Phone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ang, Hui-huan (張惠環). 2004. *Taiwan Xuesheng Xuexi Yingyu [th] Yin zhi Yuyin Bianyi Yanjiu* 台灣學生學習英語 [th] 音之語音變異研究 [Phonological Variation of [th] among EFL Learners in Taiwan]. Taichung: Providence University MA thesis.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2006. Lun Minnanhua qi-yun de duyin cengci 論閩南話齊韻的讀音層次 [A discussion on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of Southern Min Qi rime]. *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ese*

- and Neighboring Languag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ng-Hsin Ting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by Dah-an Ho, H. Samuel Cheung, Wuyun Pan & Fuxiang Wu, 785–800.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2007. Yuyin cengci de dingyi ji qi jianding de fangfa 語音層次的定義及其鑑定的方法 [Definition of phonological stratum and methods of the discernment]. *Lishi Cengci yu Fangyan Yanjiu* 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 [*Chinese Dialects and Historical Strata*], ed. by Pang-Hsin Ting, 135–165.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2013. *Hanyu Fangyan Yuyinshi Yanjiu yu Lishi Cengci Fenxifa* 漢語方言語音史研究與歷史層次分析法 [*Studies on Phonetic History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Method of Stratum Analysi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Choi, Myung-ok (崔明玉). 2004. *Gugeo Eumunron* 國語音韻論 [*Korean Phonology*]. Paju: Thaeaksas.
- Chu, Chia-ning (竺家寧). 1992. *Shengyunxue* 聲韻學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Taipei: Wu-nan Book.
- Cui, Jindan (崔金丹). 2004. Jung-gugeogwon Han-gugeo hakseupjareul wihan ja-eum jeopgeun bangbeop 中國語圈 韓國語 學習者를 爲한 子音 接近方法 [The education of Korean pronunciation for students speaking Chinese]. *Han-gukhak Nonjip* 韓國學論集 [*Keimyung Korean Studies Journal*] 31:215–232.
- Deterding, David, Jennie Wong, & Andy Kirkpatrick. 2008. The pronunciation of Hong Kong English. *English World-Wide* 29.2:148–175.
- Eom, Ik-sang (嚴翼相). 2002. The origin of Sino-Korean Coda-1. *Korean Linguistics* 11:101–117.
- Eom, Ik-sang (嚴翼相). 2008. *Han-guk Hanja-eum Jung-guksigeuro Bogi* 韓國漢字音 中國式으로 보기 [*Sino-Korean Phonology from a Chines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Seoul: Han-guk Munhwasa.
- Fu, Jo Shan. 2010. *A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ese ESL Learners'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of English Sounds*.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Ho, Dah-an (何大安). 2000. Yuyanshi yanjiu zhong de cengci wenti 語言史研究中的層次問題 [On linguistic strata]. *Chinese Studies* 18 (special issue):261–271.
- Hou, Jingyi (侯精一). (ed.) 2002. *Xiandai Hanyu Fangyan Gailun*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Hung, Tony T. N. 2000. Towards a phonology of Hong Kong English. *World Englishes* 19.3:337–356.
- Itō, Chiyuki (伊藤智ゆき). 2007. *Chōsen Kanjion Kenkyū* 朝鮮漢字音研究 [*Sino-Korean Phonology*]. Tokyo: Kyuko Shoin.
- Jo, Chang-gyu (趙昌圭). 1994. Araeui byeonhwaga gajeoon mo-eumgwa mo-eum chegye byeonhwa ㅅ의 變化가 가져온 母音과 母音體系 變化 [On the change of the vowel system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ㅅ]. *Gugeo Gungmunhak* 國語國文學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12:51–76.



- Joo, Seongil (朱星一). 2001. Han-guk Hanja-eum jongseong rieure gwanhan jaego 韓國 漢字音終聲 /-ㄹ/에 관한 再考 [Sino-Korean coda -l revisited]. *Gukje Eoneo Munhak* 國際言語文學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145–157.
- Kang, Shin-hang (姜信沆). 2003a. Han-guk Hanja-eum nae seoreumgye ja-eum byeonhwa-e daehayeo 韓國漢字音 內 舌音系 字音 變化에 대하여 [On the change of Sino-Korean tongue-sound consonants]. *Han Han Eumunsa Yeon-gu* 韓漢音韻史研究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Sino-Korean Phonology], 54–56. Paju: Thaeaksa.
- Kang, Shin-hang (姜信沆). 2003b. Han-guk Hanja-eum (Goryeo yeogeum) ui seollae ipseong unmi -t > -l e daehayeo 韓國漢字音 (高麗譯音) 의 舌內入聲韻尾 -t > -l 에 대하여 [On the change of inner-tongue ru tone ending -t > -l in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Han Han Eumunsa Yeon-gu* 韓漢音韻史研究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Sino-Korean Phonology], 53–73. Paju: Thaeaksa.
- Kang, Shin-hang (姜信沆). 2006. *Hunminjeong-eum Haerye* natanan myeot gaji munje 訓民正音 解例에 나타난 몇 가지 問題 [Some problems in *Hunminjeong-eum Haerye*]. *Gugeosa Yeon-gu Eodikkaji Wa nneun-ga* 國語史研究 어디까지 와 있는가 [Studies of the Korean Language History], 303–331. Paju: Thaeaksa.
- Kang, Yoonjung. 2003. Perceptual similarity in loanword adaptation: English postvocalic word-final stops in Korean. *Phonology* 20.2:219–273.
- Kim, Sang-geun (金相根). 1985. Gudai Hanyu \*-lt zhongsheng zhi tance yu Aertaiyu de guanxi 古代韓語 -lt 終聲之探測與阿爾泰語的關係 [A study on a phenomenon of \*-lt final ending in Ancient Korean language and its relation with Altaic languages]. *Guoli Zhengzhi Daxue Guoji Zhongguo Bianjiang Xueshu Huiyi Lunwenji*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中國邊疆學術會議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Boarder Area Studies], ed. by En-Shean Lin, 151–185.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Kim, Yonghwang (金榮晃). 1997. *Joseoneosa* 朝鮮語史 [History of Korean Language]. Pyongyang: Kim Il-sung University Press.
- Ko, Kwang-mo (高光模). 1996. Rieulgwa gwallyeondoen du eumun byeonhwa ㄹ과 關連된 두 音韻變化 [Two sound changes related to r in Korean]. *Eoneohak* 言語學 [Linguistics] 18:31–50.
- Kōno, Rokurō (河野六郎). 1979. Chōsen kanjion no kenkyū 朝鮮漢字音の研究 [A study on Sino-Korean]. *Kōno Rokurō Chosakushū* 河野六郎著作集 [A Collection of Kōno Rokurō], Vol. 2, 295–512. Tokyo: Heibonsha.
- Lee, Byeong-seon (李炳銑). 1985. Godae gugeo t-ui pachareumhwa-e daehayeo 古代國語 t의 破擦音化에 대하여. *Gugeohak* 國語學 [Journal of Korean Linguistics] 14:39–57.
- Lee, Haewoo (李海雨). 1994. The origin of Sino-Korean. *Korean Linguistics* 8:207–222.
- Lee, Ki-moon (李基文). 1998. *Gugeo Eumunsa Yeon-gu* 國語音韻史研究 [Study on Korean Phonological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Seoul: Tap Chulpansa.

- Lim, Yongki (林龍基). 2008. Sejong mit Jiphyeonjeon hakjadeurui eumun iron-gwa Hunminjeongeum 世宗 及 集賢殿 學者들의 音韻 理論과 訓民正音 [The Korean phonology of King Sejong and Chiphyeonjeon scholars and Hunminjeongeum]. *Han-gugeohak* 韓國語學 [Korean Linguistics] 41:115–156.
- Luke, Kang-kwong, & Jack C. Richards. 1982. English in Hong Kong: functions and status. *English World-Wide* 3.1:47–64.
- Luo, Changpei (羅常培). 1933. *Tang Wudai Xibei Fangyin* 唐五代西北方音 [The Northwestern Dialects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Shangha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Mann, Virginia A., & Alvin M. Liberman. 1983.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phonetics and auditory modes of perception. *Cognition* 14.2:211–235.
- Martin, Samuel E. 1997. How did Korean get -l for Middle Chinese words ending in -t?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6.3:263–271.
- Mori, Kana (森香奈). 2008. Ilboninui yeong-eowa Han-gugeo bareum oryu bunseok 日本人的 英語와 韓國語 發音 誤謬 分析 [Analysis on English and Korean pronunciation errors of Japanese speakers]. Sadanbeobin Han-guk eoneohakhoe 2008 yeoreum haksul daehoe balpyo nonmunjip 社團法人 韓國言語學會 2008 여름學術大會 發表論文集, 19–29.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79.4:268–274.
- Oh, Young Kyun (吳英均). 2008. Dialectal variation from China or internal sound change in Korea? An unsolved mystery in the history of Sino-Korean. *Zhongguo Beifang Fangyan yu Wenhua* 中國北方方言與文化 [Chinese Northern Dialects and Culture]. Seoul: Hanguk Munhwasa.
- Pak, Pyong-ch'ae (朴炳采). 1968. Godae samgugui ji-myeong eohwi go 古代三國의 地名語彙攷 [Place names of ancient Three Kingdoms]. *Baeksan Hakbo* 白山學報 [The Journal of Paeksan Society] 5:51–134.
- Pak, Pyong-ch'ae (朴炳采). 1971. *Godae Gugeoui Yeon-gu* 古代國語의 研究 [Study on Pre-Modern Korean]. Seoul: Korea University Press.
- Paradis, Carole, & Darlene LaCharité. 2012. The influence of attitude on the treatment of interdentals in loanwords: ill-performed importations. *Catal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1:97–126.
- Park, See-Gyoon (朴時均). 2004. Han-gugin Yeong-eo hakseupjaui bareum oryu wonin bunseokgwa gyoyuk bangbeop mosaek 韓國人 英語學習者의 發音 誤謬 原因 分析과 教育 方法 摸索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English mispronunciation by Korean Learners and solutions for their improvement]. *Eoneohak* 言語學 [Linguistics] 40:113–143.
- 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eds.) 2003. *Hanyu Fangyan Zihui* 漢語方音字匯 [A Handbook for Chinese Dialect Character Pronunciations] (2nd edi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Rau, D. Victoria, Hui-Huan Ann Chang, & Elaine Tarone. 2009. Think or sink: Chinese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the voiceless interdental fricative. *Language Learning* 59.3:581–621.
- Setter, Jane, Cathy S. P. Wong, & Brian Hok-Shing Chan. 2010. *Hong Kong Englis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Shen, Dongyue (申東月). 2004. Han-Han duiyin zhong weihe \*-t > -l 漢韓對音中爲何 \*-t > -l [On \*-t > -l in Korean Chinese character sounds].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4.4:31–36.
- Shen, Zhongwei (沈鍾偉). 2007. Yuyan zhuanhuan he fangyan diceng 語言轉換和方言底層 [Language shift and dialectal substratum]. *Lishi Cengci yu Fangyan Yanjiu* 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 [*Chinese Dialects and Historical Strata*], ed. by Pang-Hsin Ting, 106–134.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Shin, Jiyoung (辛志英). 2011. *Han-gugeoui Malsori* 韓國語의 말소리 [*The Sounds of Korean Language*]. Seoul: Jisikgwa Gyoyang.
- Shin, Jiyoung (辛志英), Jieun Kiaer & Jaeun Cha. 2013. *The sounds of Kore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in, Seung-yong (申昇容). 2001. Godae gugeoui eumjeol gujo 古代國語의 音節構造 [The syllable structure of Ancient Korean]. *Eomunhak* 語文學 [*The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73: 67–90.
- Shin, Seung-yong (申昇容). 2007. Godae gugeo eumjeol gujo jaegu bangbeomnon-gwa eumjeol gujo 古代國語 音節構造 再構 方法論과 音節構造 [A reconstructing method of syllable structure and Ancient Korean syllable structure]. *Eomun Yeon-gu* 語文研究 [*Language Studies*] 136: 29–52.
- Shin, Woosun (申祐先). 2009. *Zhi She Kaikou Chiyinzi Jindu Shejian Yuanyin zhi Lishi Yanbian* 止攝開口齒音字今讀舌尖元音之歷史演變 [*The Sound Change of Lexical Items in the Middle Chinese Unrounded Zhi Group with Modern Apical Vowel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 thesis.
- Tu, Chia-lun (杜佳倫). 2009. Minnan fangyan xiao-she yundu de cengci fenxi yu yinbian 閩南方言效攝韻讀的層次分析與音變 [The diachronic strata analysis of finals of xiao-she in Southern Min]. *Zhongguo Wenxue Yanjiu* 中國文學研究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28:271–306.
- Tu, Chia-lun (杜佳倫). 2011. *Minyu Lishi Cengci Fenxi yu Xiangguan Yinbian Tanta* 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 [*The Diachronic Strata Analysis of Min Phonology*].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Wang, Futang (王福堂). 2007. Hanyu fangyan yuyin zhong de cengci 漢語方言語音中的層次 [Strata of the sounds of Chinese dialects]. *Lishi Cengci yu Fangyan Yanjiu* 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 [*Chinese Dialects and Historical Strata*], ed. by Pang-Hsin Ting, 1–10.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Wang, Hongjun (王洪君). 2008. *Hanyu Feixianxing Yinxixue* 漢語非線性音系學 [*Non-linear Phonology of Chinese*]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Wang, Li (王力). 1980. *Hanyu Shi Gao* 漢語史稿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Wang, Li (王力). 2008. *Hanyu Yuyinshi* 漢語語音史 [*History of Chinese Phone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 Gang Peng (彭剛). 2007. *Yuyan, Yuyin yu Jishu* 語言、語音與技術 [*Language, Phonetics, and Speech Technology*].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Werker, Janet F., & Richard C. Tees. 1984. Cross-language speech perception: evidence for perceptual reorganization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life.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7.1:49–63.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1993. Lun wen bai yidu 論文白異讀 [On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 pronunciations]. *Wang Shumin Xiansheng Bashi Shouqing Lunwenji* 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ang Shu-min on his 80th Birthday*], 823–849. Taipei: Daan Press.
- Yang, Naisi (楊耐思). 1997. Luelun Hanyu de rusheng 略論漢語的入聲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ru* tone of Chinese]. *Jindai Hanyu Yinlun* 近代漢語音論 [*Post-Medieval Chinese Phonology*], 27–36.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Received 6 May 2014; revised 23 December 2014; accepted 30 December 2014]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onsei University  
50 Yonsei-ro, Seodaemun-gu  
Seoul 03722, Korea  
jerryshin@me.com



## On the Sino-Korean Coda /-l/

Woosun Shin

*Yonsei University*

The Middle Chinese ending *-t* consistently corresponds to the Sino-Korean coda /-l/, whereas the Middle Chinese endings *-p* and *-k* correspond to the Sino-Korean codas /-p/ and /-k/, respectively. Modern Korean phonology allows /-t/ at the coda position as numbers of “native” Korean words end with /-t/. How did Sino-Korean get /-l/ for Middle Chinese *-t*? The question has been attracting a number of scholars’ attention, yet it still merits further discuss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ino-Korean coda /-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onological nativization. Old Korean had two contrastive alveolar consonant codas, namely *\*-t* and *\*-r*. Old Korean consonants were released at the coda position contrary to Modern Korean consonant codas. A marked difference between released and unreleased consonant codas is the release of airflow. After the block of air in the oral cavity, released consonant codas involve the release of airflow, while unreleased consonant codas do not involve the release of airflow. On the basis of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Old Korean speakers adapted Chinese ending [-t̚] as *\*-r* rather than *\*-t* to approximate the Old Korean released coda to unreleased Chinese ending [-t̚]. Afterward, Old Korean *\*-r* developed into modern Korean /-l/ as the Korean consonant coda changed from released to unreleased.

Key words: Sino-Korean, alveolar plosive coda, coda /-l/, phonological nativization